

# 琐忆马老

□徐康

俗语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倏忽间，自结识马识途马老至今，已逾五十年了。

1975年，当时我在眉山县文化馆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组织工作，有幸初识马老。马老当时六十岁出头，担任分管文艺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开幕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马老。老人家历经沧桑，戴副眼镜，高高的发髻，微秃的头顶，鬓边已添几痕白发，然目光炯炯，神采奕奕，看上去慈祥而又和蔼，持重而又老成，是一位忠厚长者如睿智学者。此前我曾拜读过他的小说《清江壮歌》《老三姐》，如今见到本人，尤感亲切。会议间隙，我们争着上前与这位慈祥的老人握手，他那宽厚温热的手掌，传递给我长者的厚爱和诚挚。他话不多，但总是深沉中露着微笑，那浅浅的笑意中，蕴含着对年轻作者的期望与寄望。六月二十五日，马老为会议作总结报告，声音清晰洪亮，仪态雍容大度，在当时情势下，尽可能含蓄委婉地讲了一些真话、实话。与会者听得专心致志，并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次会议，算是我与仰慕已久的马老的“初识”，或曰“第一次握手”。古称不拘年龄、辈分差异而相互认识、交往者为“忘年交”，或称“忘年之好”；而通常列举的史例为东汉时称衡（时年二十岁）与孔融（时年五十岁）的相识相交，史称“忘年殷勤”。初识六十岁的马老时，我不过三十出头年纪，与古时“忘年”之说正好契合，不亦巧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马老在文艺界频繁出“马”，真有“老树春深更着花”的态势。他很快担任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成为四川文艺界的领军人物。迨至一九八三年巴金文学院成立，马老又兼任巴金文学院院长。我在基层做了十余年文学组织工作后，也于一九八三年调到省作协，先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后又担任省作协副主席、巴金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直接在马老指导下工作。从此与马老不仅接触频繁，而且经常面聆教诲。马老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有好几件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自一九九二年开始，我着手选编《文学院丛书》，拟收进文学院建院以来所聘一百三十位创作员的代表作，计十卷，五百余万字。该丛书由马老担任编辑委员会主任，省作协各位副主席和出版社负责同志组成编委，由我担任主编，刘中桥等负责作品初选。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组稿、校对就花费了一年多时间。马老欣然为丛书撰写序言：“面对这皇皇十卷《文学院丛书》，欣喜之余，我忽然想起郑板桥的一首七律诗，诗曰‘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五丈龙孙绕凤池。’”据我所知，龙孙，是笋的别称，亦指新竹；五丈，则言其高；凤池，指仙池。此句谓新竹茁壮成长为仙池，含溢美、夸赞之意。马老写到这里，犹犹未尽，又引用了他写的以杜甫草堂为题的七律诗：“草堂春水碧于天，画阁游廊几盘旋。破土新篁声簌簌，迎风乳燕舞翩翩。苍松翠柏老弥壮，李蕊桃蕾弱却妍。愿请东君（注：东君，司春之神）长作主，千红万紫满春园。”对文学新秀寄予由衷的赞美与殷切的期望。他还带上刚出版的《文学院丛书》亲赴上海送给巴金老人。巴老看到丛书十分高兴，欣然命笔写下了热情洋溢的《祝词》，称赞这“十卷皇皇巨著，实在令人振奋……”作为一个文艺战线的老兵，作为一个家乡同行，我也感到一份光彩。“前辈作家的首肯和鼓励，使我们倍感鞭策和鼓舞，以致忘却了一年多编书的辛劳。不久，《文学院丛书》荣获省委宣传部“五个一工程”奖、四川省出版集团优秀图书奖。

文学院十周年院庆时，因马老在此前一个多月就接到中国作家协会让他率团出访欧洲的通知，故未能参会。但他极富深情地为文学院十周年院庆写了《贺词》。一九九三年十月的文学院建院十周年院庆开幕式上，由我代为宣读了马老的《贺词》。又十年后，到二〇〇三年文学院建院二十周年院庆时，马老不仅亲临会场，还专门写了《巴金文学院是大有希望的》祝词，盛赞青年作家们“用自己特有的绰约风姿，给世界增添了一片靓丽的色彩，给人们带去生活的希望和活力，带去心灵的欣喜和安慰”，他还以郭沫若、巴金、阳翰笙、李劫人、沙汀、艾芜等老一輩作家为范例，鼓励年轻作家们努力奋进；最后的结语是：“巴金文学院是大

有希望的”。马老的箴言，使年轻作家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回顾文学院开初创业的艰辛，真如“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马老、省文联主席李致（巴老之侄、巴金文学院顾问）和工作人员共同努力，“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局面也就逐渐打开了。回忆起来，数十年间，我曾跟随马老参加过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八届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中美作家联谊会、中国当代作家跨世纪成商笔会、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研讨会、四川省作协历届主席团会、四川省作协历届作家代表大会，以及数次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其间，我多次与马老那温热的手掌频频相握，已从当初的“第一次握手”，而逾数十次、上百次。马老赴会准时，讲话严谨、待人谦和、从不特殊的作风，为我们树立了堪为表率的老者风范。

人们尊重马老，而马老却从不以年高德劭自居，更不倚老卖老。反之，他对年轻一代作家亲和关照，并寄予很大的希望。一九九四年九月，马老为我们编写的《青年作家丛书·巴金文学院专辑》撰“序”，在短短的一千五百字内，引用了三首小诗：一是唐·杜甫的“新松恨不高千尺”；二是宋·杨万里的“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三是清·赵翼的“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他还具体阐释道，青少年作家好比新松，应多加奖掖和扶持；当前，需要更多独具慧眼的“蜻蜓”，去发现稚嫩鲜活、亟待培植的“小荷”；当代生活节奏加快了，时空缩短了，信息丰富，瞬息万变，所谓“独领风骚数百年”已不可能，往往十几年，甚至三五年就出一批人才，要加紧培养他们。

二〇〇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当时的巴金文学院正筹办附设一个少年文学院，培养更多的少年班学员。我和傅恒副主席一起去见马老，谈及前不久四川高考刚刚公布分数，其中有中学生作文得了满分。马老认为这是文学的好苗子、好兆头，嘱我们通过教育厅或省招办，找到这些“尖子”，即使他们上了大学，也要跟踪研究，着力培养。在马老的倡议下，很快召开了“四川省文学新苗工程”首届座谈会。马老和荣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王火、阿来，著名作家流沙河、傅恒、袁山、邓贤等参会，“新苗”作者数十人济济一堂。会议由我主持。马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举办了文学新苗建档作者作品展览，还在省内七、八所中、小学，开展了赠书、讲课等活动。不久，乐山一中“新苗”作者陈丹路荣获第四届四川文学奖，受到了马老的亲切接见和鼓励。马老还多次谈到，他的第一篇作品散文《万县》，就是一九三五年在叶圣陶主编的上海《中学生》杂志发表的。他年轻时，在大学中文系念书，曾见到过来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等前辈作家，很受鼓舞，是他们激励他走上了文学之路。因此，马老认为，一些特殊的文学活动，一些特别的见面机缘，往往会影响到某些青少年一生的走向，不可小视。

二〇〇二年暑假期间，我陪眉山“博学书屋”董事长、诗人华子，以及华子的夫人小袁和八岁的女儿满满，去马老家拜访。马老为“博学书屋”写完店名题词，又题赠一副对联：“以万卷诗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他老人家还题写了一首古风《惜阴》诗：“少年不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一寸金。未觉池塘春草绿，亭前梧叶已秋声。”他见满满这样活泼可爱，便一直乐呵呵地，轻抚着她的头，与她对话，同她逗乐，还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上了谆谆叮嘱的话：“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签上“八八叟马识途”。最后我们在一块儿照了好几张合影。分手时，马老笑容可掬地把我们送出门来。回程路上，我对华子夫妇玩笑曰：“八十八岁与八岁，相差八十岁；一乐起来，使我们三个中、老年人都变成十八岁了。”大家禁不住开怀一笑。这时，我不由得想起“含饴弄孙”的成语，想起鲁迅先生的名诗《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注：此指大虎），回眸时看小於菟”（《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於菟”）。细想起来，永葆赤子之心的马老能不越活越年轻么？话说当年八岁的满满，从此将马爷爷的题词作为座右铭，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是品学兼优的佼佼者，现在这位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已经成为武汉大学优秀生。

二〇〇三年夏，马老生病在川医住院，我

和傅恒前往探视，本来没想多谈工作，哪知马老置自身病体于不顾，开口“文学”，闭口“创作”，他滔滔不绝地讲下去，讲了一个半小时，直到晚饭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医生护士几次提醒他“病中要少讲话”，但哪里拦得住他呢。他索性讲起“生死观”来，他说，我是个唯物主义者，随时准备去见马克思。而文学的希望同整个革命事业的希望一样，寄托在你们身上，寄托在年轻人和少年一代身上。马老言之谆谆，我们发自内心地肃然起敬。那时，他已八十九岁高龄；如今十二年过去了，已逾百岁高寿的马老依然这样健康，真使我们感到无限欣慰。

巴金文学院建立之初，马老即定下了办院的“九字方针”：“出作品，出人才，走正路”。那些年由于经费有限，开展文学评奖活动比较困难。我们便通过各种办法，与省内外企业联系，由企业或企业家冠名，先后设立了茅台文学奖、诺迪康杯文学奖与王森杯文学奖。马老知道后很高兴，他不顾年事已高，兴致勃勃地参加历次发奖大会。每次讲话，他都对支持文学的企业赞赏有加。他还一次又一次地挥毫泼墨，书写行书、篆书、隶书条幅赠送企业家，作为对他们赞助文学事业的回报。事前，一般都由我先寻章摘句，提供马老书写。如“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上李邕》）；“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晁错论》），等等。得到这些名言墨宝的企业家们对马老心存感激，对赞助文学事业更有劲头。我们用企业赞助的资金年年给创作员评奖；换言之，高龄的马老，以他无以替代的威望，以他功夫独到的书法，赢得了社会对文学的支持。

说到书法墨宝，不能不涉笔于马老对我的厚爱。二〇〇〇年，我搬新居，马老为我题写了苏东坡名言“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以此叮嘱我要多读书、多积累，读写结合，广中求精。后又于二〇〇二年，应我所求，为我的书房题写了“一苇斋”。“一苇”出自《诗经·国风》：“谁谓河广？一苇航之”（意为：谁说黄河宽又广？苇片作筏就能航。此语表现了不畏困难的魄力和意志），又见于苏轼《赤壁赋》：“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意为：听任苇叶般的小船漂流而去，逾越茫茫万顷的大洋。此语喻创作时想象驰骋而茫然无际）。马老的题词使我的书房顿然生辉，我亦感到颇受鼓舞。二〇〇五年，马老又为我从事写作的乡居题写了“里仁居”和“里仁为美”（出自《论语·里仁》：“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意为：凡人之择居，居于仁者之里，是为美也。古时常以“里仁”用作对别人居所的美称；吾父徐智先生亦字“里仁”）。总之，马老以他深厚的国学功底时时教我，我亦认真学习，力求弄清出处、含义，而不敢有丝毫的含糊和懈怠。我若有了新的著作，也及时送给马老，请他老人家指正。他读了我的长篇历史随笔《话说刘邦》，在电话中讲了一段长长的鼓励的话，听得出来，他读得很细、很认真。我还记得，二〇一一年五月，时年九十六岁的马老，亲赴北京参加全国辞赋大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演，并为全国辞赋获奖者（其中我获得一等奖）表示祝贺。我去年新写的《“东坡志林”百篇赏析》一书，寄赠给他，他饶有兴致地读后，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年轻时就读过《东坡志林》，像这样分篇赏析，详加注释，对读者是颇有帮助的。今年春节前夕，我约上曾任省作协秘书长的王敦贤同去拜访马老，他当着敦贤的面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我写的这本书，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以至敦贤事后常对人谈及此事。就在春节前的这次见面时，马老还应我之邀，为我即将出版的八卷本文集题写了“开卷有益”四字，在题词左侧落款：“二〇一五年元月，百零一岁叟，马识途”，并签章铃印。马老的题词使我既感激又愧疚。老人家孜孜不倦地笔耕不辍，以学养深厚、博大精深的十二卷《马识途文集》，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又诲人不倦地对后辈的创作加以鼓励，浅学如我者，实在是愧不敢当呀！

如今，马老已离开我们一周年了。回想结识马老的五十年，马老给予了我太多的鼓励和帮助。他的精神，如一束火炬，不仅温暖着我，也将照亮更多的人。

# 炊烟带我回家

□凌仕江

家永远是一个醒着的梦。炊烟是一张还乡的车票。

每一具分离家的身体，都是缀在故乡枝头的婴儿，在雾雨天的鸟鸣追逐中，跌跌撞撞走向远方。

从一个故乡抵达另一个故乡，从一个家组成另一个家。在一无所有的惆怅里，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在蛙鸣呼来唤去的雪山公园城市，家，比之故乡厚土的颜色，形式极简。有时，家中的人也扫二维码或打视频，让故乡的记忆，再回到从前。

樟丘之上，老屋的瓦砾与古木，在岁月无痕的侵蚀里，布满了看得见或看不见的皱纹、沙粒、虫眼，还有蜘蛛网……有的枝条已被一场大风撕开一道口子，有的叶子错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雨，有的竹林或被霜打弯腰，压伤屋檐下的一枝芦苇。

寒梅斋外，月色笼罩读书人的背影。炊烟升起的大地，点点梅花，鸟鸣声声不息！

风吹不弯月光，雨打不散炊烟。在人类的还乡史中，炊烟如同一条雪山织成的哈达，从曲曲弯弯的心灵铺向家的原点。从不迷茫的人，永远是伴着炊烟回家的中国人。

遗憾的是，尽管做好了面见故乡的多种可能，藏匿在老屋的旧家具，还是像一个个衰老的身体，几乎濒临散架地扯痛了我的眼睛。所幸，尘埃堆积的情感，不存在衰老，亦不存在遗忘。那些抽屉里潮湿的书信或家谱，还有父辈折旧的皇历书，如同断线的珠帘，在雨幕中闪闪发亮，在雾斑中模糊不清，有的文字被病痛的纸张坏死在草木的乡愁里；只有停在风中的风车，发出戛然而止的破碎声，这危险的信号，叫醒了岁月，叫痛了风声，叫伤了日子。可没有一个匠人愿意为了一件失业的旧风车奔走呼号，远处找来的零件或配件，难以让它回到风转自转的年代。

在家中，风车成了一件回乡者千年

# 大雪

□唐水莲

周老汉挣扎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上衣穿好了。

他再将身体挪到床沿，试图用右手去拿棉裤。多次尝试无果，无用的身体，无用的手，无情地击溃了他用八十五年光阴，在风雨中雕塑而成的自己。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穿好了棉裤。一只脚穿上了鞋，另一只脚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另一只鞋。他浑浊的双眸，直直地盯着破旧的木门。

鞋仍然没有找着。“扑通”一声，他跌倒了。几声狂吠，村庄似乎变得更瘦更冷了。

窗外，落雪无声。

周老汉终于还是扶着那比他年长的木椅站了起来。洁白的雪光从门缝里挤进来，像一小块旧布盖在木椅的扶手上。

这是他父亲亲手做的椅子。他入神地看着眼前这把木椅，想和它说说话，想亲吻它，想用尽全身力气抱住它。

院子里，儿子大强正在追逐着他的孙子喂饭。孙子“咯咯咯”的笑声，惹得雪花也欢快了起来。大强的老婆拿着孙子的羽绒服，从屋里跑出来。她一边骂这鬼天冷，一边骂大强不会照顾娃。

周老汉拄着拐杖，打开了房门，站在屋檐下。他左脚穿着鞋，右脚穿着长时间没有换洗过的袜子。

“爸，你起床了。”大强老婆给周老汉打招呼。大强喘着粗气，追着孙子喂饭。

时间已经上午十一点多了。老汉口干舌燥。从昨晚睡下到现在，米粒滴水未进。一粒雪花飘进了他的嘴里。他的嘴角微微扬了一下。

一字型的三层新楼房和以前的两间旧房子，呈L型布局，构成了老周家的院

一叹的绝世孤品，越看越陈旧，越看越没人看，可它身上毕竟积存着一粒玉米或一把稻谷的余香，它曾经养活过人类多少饥饿的眼睛，它让多少拥有家的人，风光无限，烟火上升。

风车是炊烟构成的重要配件，是一个家的灵魂相依，也是家风暖阳，季节流转的劳动物件。风车转动的地方，是炊烟拂过人间的风水宝地。

谁在惦记一只无人问津的风车？谁的心里长满了永不开花的荒草？一棵石榴树上顶着日月星辰，一个家的庭院深深里，总能听见花开的声音。一坛酒来发酵的光，照亮了生活的真相。那是母亲从故乡邮来的香柚子，那是一个家对另一个家传承的风味，一个孩子分享给另一个孩子的念念不忘。

多年以后，风车也不见了。

在屋檐水慢慢滴落的柴垛里，我发现了一个侧卧的石白，它满身粗砺的纹理，让清晰可辨的铜钎与凿子印痕，记录下所有生活的苦难与芬芳。它曾经让细软的糯米与一根木棒，在祖先重复劳作的一个“舂”字中，舂出了所有家庭成员久远的怀想。

我们在饭桌上分香喷喷的糯米粑粑，就像在窑洞的漏光里分月亮一样温馨。

看着石白，我央求母亲将它收留在自家的院子里。母亲白了它一眼，这凹陷又笨丑的石窝，还拿它来干啥哟？简直太占家的地形了。我无语，也没反驳母亲对它的认知。在心里，我给母亲毫不起眼的石白，敬畏鞠躬。在我看来，它是家必不可少的配件，因为我们过去的日子，都是从斗窝里舂出来的。

如今，我很想用它来栽一捧泥和水，再种一株荷。夜色里，我可以将手伸进荷的身体，摸摸月亮的脸。

那时，樟丘之上的炊烟，抚摸过后院那一寸草木，停在半轮沧月的樟树上，鱼在夜里游过，你听它似乎在枯萎的风中呼喊：我也是家中的一分子啊！

炊烟带我回家吧。

子。大强俩口子和孙子住在楼房里。两间旧房共墙，老汉住一间，另一间是鸡舍。住老房子，是老汉提出来的。他说，老房子里有念想。大强的儿子儿媳在省城经营着一家快递公司。

“老汉，你在干啥子哟？”一个焦急火燎的声音从大门口的摄像头里传出来。

“啊？”大强惊慌地抬头望着摄像头。

“老汉，都给你说了，不要这样追着喂饭，他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一顿不吃，饿不死的。你这样搞，只会给他养成坏习惯，要不得。下次再让我发现你这样搞，我就不客气了哈。”大强儿子显然非常生气了，“简直是神经病。”大强无奈地放下了碗。

“我看他才是精神病喽。”大强妈不服气了。

“老汉，老汉，妈，你们，看看，爷咋个没穿鞋，左脚，不是，右脚呀，右脚，我的天，下雪天啦……”孙子几乎要哭了。

周老汉拄着杖走到了晒坝边。其实，冷不冷什么的，他早已经没有了感觉。

他在一颗枯死的茶花树旁蹲下来。这是他多年前，从老伴的坟头移栽回来的。他浑浊的泪水，再也洗不活他的绛珠仙草般的爱人了。

大强老婆忙天火地地拿着鞋，跑出来。坐在地上的老汉，却再也抬不起脚来穿他的鞋了。

他缓缓地倒在茶花树下，一渠春水从他的胸膛奔流而过，一群战天斗地的修渠人向他走来。

今日大雪，大雪如约而至。每一粒雪花里，都住着一个爱人间的天使。

本版责编：农夫 常弘